

單向通行的小規模障礙



田家綾

作者簡介

田家綾，出生於一九八二年冬日台北。台大社會系，UCLA 建築所，東京大學人文社會所畢業。待過日本製造業—T 部門，後旅居莫斯科，現落腳東京，討厭滿員電車。曾獲時報文學獎、鍾肇政文學獎等。

得獎感言

我一直在摸索散文與報導之間的線。如何貼近內心，用生活細節反映更大的時代和正在發生的事件。

那是座表面上看不出受困的城，我在有限的選擇中移動，觀察並撿拾日常碎片，離開後拼湊記憶寫下。反覆確認是否有誤會，誤讀位於理解的途中，是過程的一部分。

這篇文章留給一起在那城度過那段時間的家人，還有尚未讀解就必須離開的自己。

單向通行的小規模障礙

在此城移動時，常有個念頭浮上：我正通過一生只會經過一次的地方。

在車上，街景朝移動的相反方向快速收束，紅綠燈、路樹、慢跑的人和貓狗，全被吸入後方黑洞。像就地搭起的舞台裝置和臨時演員，等我經過就沒有假裝的必要。臉頰貼上車窗玻璃，想確認我的推論，視線沿著一百八十度的地平線延伸，立體世界被壓得扁扁的。

車內廣播契丹城到了，市中心的大站，橘線紫線換乘，地底步道通往革命廣場。我等著前方乘客，後方乘客等著我，擁擠但有秩序。可是今天下車速度特別慢，有人從手機移開視線看怎麼了，有人把視線移往手機查怎麼了。

腳踩到月台就停住，往上的扶梯、換線的小橋已滿載，上游人流飽和，人潮卻無路可退。我成了淤積在月台邊的一員，看前方滯留者舉起手機，記錄這場集體堵塞。

我沒滑手機，但腦中閃過「我是誰我在哪」的迷因。

我在外國地底的深處，跟陌生人站在一起，煩惱下一步的決策。這輩子只交會一次。我本該待在另一條平行線上，終生不曾來到這裡。

有人說車子很快就會開動到下一站再說吧，返回車廂；有人受不了等待直接出站；有人說往別

線去吧，擠上窄小的拱橋。

想想決定同一條線相反方向折返，不過是蹺一堂課。

這不是雙向軌道分置兩側的月台，我用過去搭捷運的邏輯推演，搭手扶梯往高處，必能找到通往另一方向的動線。

打定主意後擠上手扶梯由地底升起，等我浮出地面，發現自己徹徹底底被困住。我站在華麗的中心，挑高的拱形圓頂，鐵欄杆從中將圓剖半，身後是不斷冒出的上升扶梯，鐵幕另一側才是下降的扶梯。我只能往前，推開柵欄出站。

沒有原路折返的選項，只能單向通行。

單程航班在灰色的十一月抵達莫斯科。陰天的灰，提早日落的灰，也是雨雪後被輪胎捲起微細物質的灰。我跟著伴侶搬到俄國，公司派的車在泥濘的道路行駛，司機開很快，和我對俄國的印象吻合。但那些印象都來自好萊塢，像是《神鬼認證》裡的飛車追逐戰。怎能算數，多久前的電影了。快到市區開始塞車，車速變慢，倒有點像剛下交流道傍晚的台北。這樣想，蓋在莫斯科頭上的老太太頭巾鬆了幾吋，變得那麼陌生。

一有空隙司機就鑽入，搬家用的大行李箱在急轉中晃動，車內的喇叭回擊車外的喇叭。突然急煞逼我抓緊窗框手把。來不及發問，擋風玻璃外的景象已經解答，圍著頭巾的老婦人走在斑馬線

上，身後的圓頂教堂像俄羅斯娃娃，老太太從外殼走出，化身最核心的那只木偶。車陣停下等她過馬路，燈號變了也沒向前進，默許片刻的脫殼與通行。這裡果然不是台北，這座城市滑下來的頭巾又重新綁上。

車子再度發動，遠方一艘水泥巨艦滑進視野，在窗外繼續延伸，外牆爬滿冷氣分離機與衛星小耳朵，開著高高低低的窗，伴侶說那是蘇聯時期的集合住宅。將近千戶人家的命運共同體，車子轉彎，我把臉貼在窗上直到再也看不到。正前方圓環出現灰銀色的雕像，伴侶說那是加林，第一位飛上宇宙的太空人。不像長壽的阿姆斯壯，他在一次訓練飛行中墜機身亡。雕像底座像火箭的排氣管，加加林也許是從那艘水泥船房噴射而來。早已墜毀，不能回頭。

順著圓環駛上寬敞的道路，我試著讀出路牌上的文字，列寧斯基，列寧的形容詞，修飾這條筆直大道，相反方向通往基輔。十月革命四十週年時，道路以列寧重新命名。

如果車子一路倒退，歷史能不能倒轉。跨越俄烏邊界，經過基輔，開往敖得薩，到黑海，半島的克里米亞。舉辦奧運的索契也臨黑海，奧運結束的三天後，克里米亞國會被軍隊占領。如果能夠退到那天以前。

在莫斯科一迷路我就後退。並非基立爾字母謎團般難懂，而是所有建築物，不論地鐵學校或者市場，出口只有一個。即使設有好幾個門，走到門前才發現只有一扇能夠開啟，其餘都被上鎖。

曾在商場裡繞得眩暈，樓層設計把人推向收銀機。我試圖從一處階梯降下，手伸向玻璃扉時保全走過來說這不是出口。我問：「那是什麼？」他聳肩，「那是裝飾。」裝飾性的出口，是這座城說出最接近實話的話。假裝提供選擇，是我誤以為擁有選擇。路線、速度、方向皆有安排，與其說在逛街，不如說是參與一場預設好的行進表演。

我的人生動線也被悄悄收編。

因為伴侶職務調動，我辭職，等待簽證，惡補語言，裝上必要零件，在生產線上向前輸送，被推向母職的單行道。我以為生育像捷運轉乘，隨時能帶著新裝備回到原線。卻發現配偶簽證不能工作，俄語只夠問菜價，制度與能力踩到邊線，我當起全職媽媽，再沒回到職場。不是不想，沿路看似的出路都是幻象，我找不到唯一的真正出口。

推嬰兒車走路時打掃煮飯時洗澡刷牙時睡覺時還有夢裡，我和自己辯論，只是時差。他的時區、我的時區，育兒時差、地理時差。我在混亂中打轉。沒有攻略本走不出迷宮的玩家是否都想過，想跳到上空俯瞰，這條路要帶我到哪。

來俄國前，我也曾迷路。從文組轉理組，在留學與工作擺盪。做出決定，偶爾後悔，手中的鉛筆在迷宮路徑往返，留下堆疊的痕跡。

不知不覺，這座城市的邏輯驅使我，不再問路要帶我去哪，不問何時能往回走，不問自己能不能離開。我開始接受單向通行的安排。

也許是妥協，也許是疲憊。但我想念那些可以折返、可以重來、可以推開任一扇門的時刻。原來世界不總是這樣，不必到平行時空，我曾活在多重出口的城市，我不是怕繞路的人。可是現在，我學會沿著指示前進，假裝全是自己的選擇。

我向伴侶說我想上學。家有嬰兒，行動的範圍受限，我們請了鐘點保母，上課的日子伴侶在家工作，我搭地鐵到市中心的大學，走同樣路線，直到那天。

人龍悄悄形成。地鐵站有幾個出入口，我總是從列寧大道的側門進入。那是雙扇的玻璃拉門，旅客拉開右邊的門走入，後面的人跟進，有時也會替前後的人把門撐住，特別是有需要幫助的旅客時。左邊的門靜靜站在原地，不會因為人潮眾多就把兩扇門都打開，也沒有人從車站裡面走出來。

我竟沒發現這是單向通行的門。

我竟沒發現地鐵站每一個開口決定它的方向，入口通往地心，出口把旅客帶往城市，我並未注意到這個設計。車站前人潮匯集，行人以自己的意志決定去向，我以為自由進出是再自然不過的事。而這規則不適用於莫斯科。

偏偏是我搭車進城上課的日子，交通系統訊號故障，人們卡在地底，半升半降的樓梯是換乘他線的路徑，轉來轉去，樓梯走成了迷宮，沒有一座通往地面。

有一種幼兒玩具，企鵝隨著軌道上升，站在往上的手扶梯，我就是企鵝。前面的人拿出手機，

高舉頭頂拍照，我也學他們拍，好像玩具企鵝，出了隧道以後就要舉旗招手。

上來發現只能出不能換方向，有人跨欄跳過障礙往下，我卡在原地，最終還是被後方鏢眉的企鵝們推往出口。

遲到的不只是我。同學抱怨地鐵站塞爆了，只開一道門，想出站走不出來。

教授問我們這些外國人：「你們知道在俄羅斯可以開的門只有一扇嗎？」

昨天下班，到停車場教授才發現鑰匙忘在辦公室。回頭時，入口的門早已上鎖，只好繞到出口碰運氣。雙扇玻璃門，左側的金屬栓長年鎖死在地，右側只出不進，更何況裡頭裝了旋轉閘門，無法逆轉。「今天已經鎖門了，請明天再來。」管理員說。

管制的不只是學校和地鐵站，公園、墓地都被柵欄圍繞，每座墓碑也獨自圈起。「共產主義盛行太久，死後總算擁有一方之地，不上鎖怎麼行。」教授說。

鐵欄只為滿足生者的所有欲，人生盡頭沒有出口，死後也困在分配好的格子裡。

開始的戰爭也不可逆。

戰前我離開俄羅斯，離開是為了返來，我還在花店買了束玫瑰。

疫情中諸事停擺，在外一切困難，護照快過期，得在簽證失效前回台更新。戰爭尚未抵達，那些細碎的小規模障礙，先一步將我和孩子推出國境，生活與物件散落在離開的那一天。不久瓶中玫

瑰長出根，伴侶將它移植，幾個月後玫瑰的莖茁壯成木。

戰事也滋長，將人逼向出境的門。出去就不再回頭。

經濟制裁不分立場，一起凍結，就像戰時的爆炸不挑選對象。盧布暴跌，信用卡失效，要撤退也要有錢。伴侶找出家中所有的美金，通往外界的出口統統關閉，美金是少數有效的鑰匙。

公寓裡的外國人陸續搬走，孩子的嬰兒車還停在走廊。鄰居留下紙條，用英語寫著「賣給我」。那是歐洲牌子的嬰兒車，在那之前，歐洲貨品是生活的一部分，在那之後，生活的路斷了幾條。

伴侶把公寓裝箱。獨自整理物件並不容易，記憶不只屬於他，還有以為暫時離開的我。有一些不帶走，電壓不同的咖啡機送人，親手布置的家具擺設拍照保存。有一些帶不走，市場裡的蛋糕攤，美術館和咖啡店，回不去的是莫斯科河畔的夏天遊行，是列寧銅像腳下滑板少年閃避警察的軌跡。

沒有通往過去的門。

只好全部封存，避開制裁航道，搭上半年後抵達的船。

直到今日，戰爭還沒結束。直到今日，我還在拆箱。究竟是伴侶走得太急，有太多雜亂來不及歸類，或是我捨不得結束這個過程，味蕾還記著幾道菜肴。我從箱子拿出陪我們穿過無數街道的嬰兒車，我聞到玫瑰的氣味，箱底壓著幾片花瓣。

那是座單向通行，無法折返的城。也許有天會出現轉機。在那之前，我只能在這一側，在封鎖與改道之中，重新學會繞路。

一環扣一環

陳素芳

全文緊扣「單向通行」前進路線，由具象到生涯規畫，一環扣一環，在城市移動間呈現面臨生命各種隘口時，一邊等待，一邊學會重新繞路。

文章以困在莫斯科地鐵站如何選擇出口，帶出這個城市「沒有原路折返的選項，只能單向通行」，看似有其他方向的出口，也是「裝飾」，由此帶出個人在此生活也沒有選擇，沿著指示前進。

迷路、前進、倒退，在龐大的城市書寫中，道出生命中的抉擇，細膩，精準，像鏡頭對焦，畫面清晰。文字冷靜自持，在素描莫斯科城市特有的景象時，帶入歷史、極權國家開放後的餘緒，以及俄羅斯特有的文化。全文結構緊實，用字精省，書寫個人感觸，應可多些情緒書寫，增加閱讀感染力，此外，命題可再考慮。